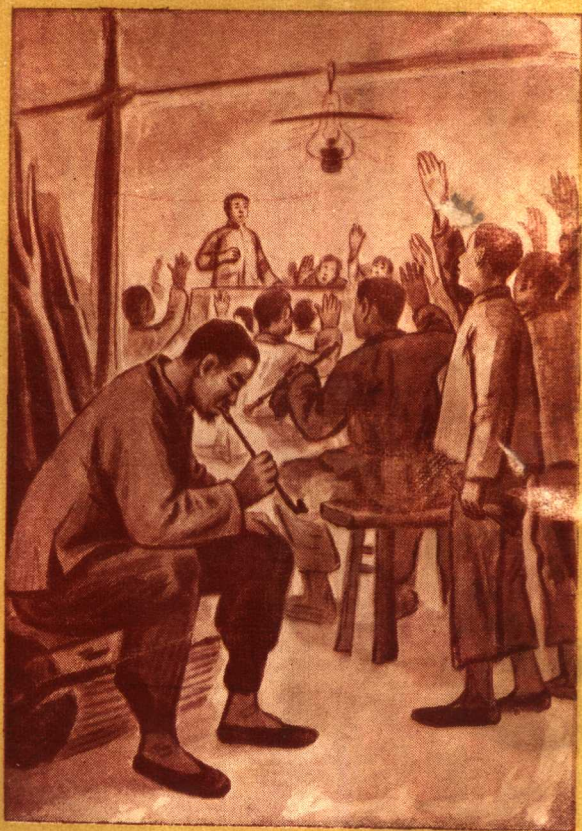


農業合作化短篇創作選

長輩吳松明

柳紀等著



農業合作化短篇創作選(8)

長 輩 吳 松 明

柳 紀 等 著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本小册子真的五个短篇小说，是从“人民文学”、“長江文藝”、“北京文藝”等刊物上选輯出來的。總起來說，这些作品描寫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兩種人：一种是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有集体主义思想的新人物；一种是在合作化運動中不断克服資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而前進的人物。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農村生活的幾個側面。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497 字數51,000 開本780×1092 耗 $1/32$ 印張 $3\frac{1}{16}$ 插頁2

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20000冊

定價(5) 0.22元

目 次

長輩吳松明	柳 杞(1)
副社長陸新	澍 德(27)
競賽在繼續着	克 勤(42)
十棵蘋果樹	王安友(57)
擺渡老劉	程柱石(76)

長輩吳松明

柳 杞

一

山村的夜晚來了。天空晴朗如洗，一輪明月照着那彎彎曲曲的山地小道。天空，那銀色的天河，由南北方位，開始東西移動。晚風吹來，習習生涼，涼爽的秋天真正來到了。路邊草叢中的蟋蟀、金鐘兒、紡織娘、山草驢……奏着動听的涼夜小曲。有一種秋虫，用那清婉爽朗的音調唱着，姑娘們說那唱的是：

“快哩！快哩！拆拆洗洗，燙燙理理，擱在櫃裏，好過秋哩！”

我們閑步走着，踏過那滿耳虫聲的崎嶇小道，走過石拱橋。一大羣孩子聚集在叉路口邊的廣場上，等着迎接吳大伯。孩子們嚷嚷着，在月色中，在淡淡的秋霧中，正像一夥在蘆葦叢中晚噪的麻雀。他們嚷着：吳大伯到省城去了。到省城牧畜場裏迎接“推廣”來的洋豬去了。吳大伯去了好多天，早該回來了。

“我打賭，吳大伯今晚一定會回來，我打過噴嚏，我現在還要打……嚏哩！”

“是啊，是啊，吳大伯今晚上一定會回來。喂，誰說他不回來呀！要是他不回來，我把我的小火斑鳩輸給你們！”

吳大伯是誰呢？我問苑春田。哎，原來就是吳松明。苑春田早在好幾天以前就介紹給我了。那時，當着他的面，苑春田還說：“他呀，他是我們全社的吳大哥，是孩子們的吳大伯。從前是個苦人兒，這當兒可是社裏的一員幹將呵。”

原來，吳松明是個粗壯的毛臉漢子，結結實實的中等身个。六十多歲了，可是耳不聾眼不花，花生米、生薑善能咬得喀嚓喀嚓，滿口清脆。他大嗓門，黑臉盤，走起路來，光着膀子，捲起褲腿，小河小溝、荒山野坡全像普通大道。他走着，笑着，唱着，快得像一溜風。剛才還看見他在村邊和誰開着玩笑，轉眼工夫，他已經站在鄉政府辦公室的門口了，手裏拿一個什麼報告文件說：“又來啦，太陽沒沾山，這是第三趟啦！”

他這人勤謹爽快，好說好笑，愛嚷愛鬧。一張嘴就像一個破了的鳥籠子，什麼鳥也裝不住，什麼秘密、心事也存不住。有誰把心事話說給他，要他不要說破，當時，他會起誓打賭一定要嚴格拘管自己的嘴巴，但隔日之後，他那張嚴格拘管的嘴巴，卻變成了有了漏洞的芝

蓆袋，走到哪裏撒到哪裏。不撒不說是困難的，這是一種慾望，一種樂趣。羣衆大會上，他總是帶頭搶先的發言人，話語不多，倒能給會議做個很好的開場。他什麼人都能說得來，不管張三李四。什麼沉悶悶乏的場合，他走過去，都能攪起一陣哄笑……為人是大河裏洗澡、露天下睡覺的敞亮人物。他有个外号叫“老油松”，意思是見火就燃的引火柴。果真名不虛傳，他走到哪裏，哪裏就攪起笑鬧，燒起生活的歡樂之火。鄰近大小山莊上的男女老少，沒有一個不知道吳松明的。沒有一個有鬍子的老漢，不和他稱兄道弟或是互稱“親家”的。不管他走到白草舖，黃花坡，還是別的什麼山莊，一眼看見田野裏有个老漢，就嚷道：“親家，你好呵！看光景你還沒有入社，哎，學習了沒有？你這麼單套拉車，可費大勁呵！”剛和這位“親家”在烟袋鍋上親親熱熱地“碰了火”，還相互間笑得很適意的時候，那邊樹蔭下一個四十來歲的漢子揹着包袱在休息，他又親熱地喊道：“哈哈！那不是大侄嗎？你这趟串親戚可喝足了酒，看哪，臉上掛出火燒雲的幌子來啦！”於是，又熱烈地扯起閑話來。

這位多親多友、多男多女的老前輩，嚷着，笑着，唱着，打着哈哈。路上，隨便在誰家裏吃上兩碗雜麵條，抹抹嘴唇、鬍子就說：“哎哎，可不早啦，這兩碗麵耽誤我三里路，可該走啦，給我留下包餃子下回再來吃吧！

看，我要到區政府送公事，公事如火急呵！”說着，扯起腿來就走，嚷着笑着，拖泥帶水，拐了幾個山角，轉眼工夫，他又回到一家“親家”那裏坐下了。開門見山，說是給社裏的飼養房借上點什麼。要是這位“親家”的話出口不順，吭吭巴巴地打了頓，吳松明就趕緊進行批評說：“親家哪！爽爽快快的吧！我們走的是社会主义大路，怕还不起你呀！你知道一个拖拉机值多少錢呵！好傢伙，我可听到个密信，政府要貸給我們最新式的農具啦！……”接着，他就講起那新式農具的等等功效，一直說得這位“親家”心悅意遂把物件借出。

这就是吳大伯，吳大伯就是这样子。可是吳大伯能成為今天的吳大伯，是經過長長的彎彎曲曲的道路哩！村中年長的一輩，大都知道吳松明的生平。

“人們說，吳松明自小是个孤苦伶仃的孩子，”苑春田在月光下抽着新晒乾的菸葉說。說着，他邀我在一塊石上坐下，就慢悠悠地講起吳松明來。他也是來迎接吳松明的，他是社裏的負責幹部，心情也許比孩子們更急切些吧。

關於吳松明，苑春田說：他是本地有名的窮光棍，年輕時候，他看過果園，打過短工，也放過牛羊。為了多找一個生活門路，他還學唱過大鼓書。他是个嘴巧心靈的好徒弟。在零零碎碎的農閑日子裏，他學會了不少个小段。他有多好的歌喉呵，他的一雙梨花板敲得多清

脆呵，他嘴裏的梁山伯多討女人欢喜呵。許多過路人，在梨花板嘴嚙的响声中，腿上好像套了絆脚索。在鄉村唱大鼓，只能在有限的農閑時候。耕種收割的季節來了，他就放下大鼓去打短工，種園子，還飼養鷄鴨當小販。就這樣打雜過日子，過了春天又秋天，十年二十年過去了。不管吳松明嘴裏的梁山伯多討女人欢喜，不管他嘴裏的王三姐拋了多少次綵球，因為他自己沒有財產，他仍然是一個光棍漢。

一年夏天，吳松明突然結了婚。女方是一個逃荒受難的中年婦女，是平原地人，丈夫和一家大小被大水沖走了，她無依無靠，攜着一個剛會學走路的孩子沿門求食。吳松明給她喝退了村中的惡狗，給孩子小朵兒找吃的住的。總之，熱誠地照顧了她。女的感激他的一片熱心腸，愛了他，不久就和他結了婚。

他們婚後的生活是這樣的：男的，下地鋤地快收工了，女的就做好了飯，擺好了桌凳碗筷等候他，就是等到滿天星星也要堅決等到。女的，有時身體不爽，病了。病中想起大水災的情形，想起從親戚家回來，整個家屋埋沒在大水中的情景，就不自覺的滴下眼淚。男的在這種時候，就放下工作，和她扯家常，說笑話，逗小朵兒玩，總之，用一切辦法使她快樂起來，健康起來。

暖融融的日子過了多半年。突然，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一天中午，妻子正在午睡，一個熟悉的深入心魂

的聲音把她驚醒了。睜眼一看，原來就是早以為被水淹死的丈夫。真是一言難盡的事呵！丈夫說：大水沖了他們全家時，因為抓到了一片大門板，他和三個孩子都沒有被淹死。他們一路上訪鄉親問朋友，現在總算是確確實實找到孩子的母親了，總算是團圓了。

吳松明的生活不能平靜了。但不管怎樣，他首先想到現在的妻子，是還有三個孩子撒在遠處的媽媽，她和他們有原來的生活。他克服心中的苦痛，提出來，樂意使他們全家團聚，願意和尋來的丈夫結成朋友。女的，流着淚，親手把他們共同撫養半年的小朵兒，送給吳松明。之後，他們各自分手走了。

十天以後，意外的不幸的消息傳來，小朵兒的父母走在一個山坡上，這山坡是當地人無人敢走的，日本兵在這裏常常瞄活靶。在日本兵發出一陣歡笑的時候，母親被砲樓裏飛出的子彈打死了，死得很慘，死時還叫着小朵兒的名字。

吳松明不說什麼話，只是把小朵兒照管得更周到了。以後的日子裏，吳松明和小朵兒坐在小桌旁吃飯，飯桌的另一旁，總是又放上一條小木凳，一份碗筷。逢年過節的時候，還特別放上一個酒杯。一年，兩年過去了，總是這樣子。孩子有時間起，碗筷是給什麼人留的？回答說給媽媽留的。問：“媽媽什麼時候回來？”回答說：“等小朵兒長大了就回來。”可是媽媽一直沒有回來。

媽媽一直沒有回來，吳松明自此以後，也時常半夜半夜不回來。有時深夜回來還帶上一兩個穿便衣的人，孩子問起這是誰？回答說是偵察員叔叔，對於這樣的叔叔，只能心裏知道，不能隨便和外人說。

孩子從沒和別人說過這件事。一次，孩子給一位偵察員叔叔送口信，路上，被當地的漢奸張二虎兄弟截住了，在高粱地裏，小朵兒消失了踪影！吳松明老人找尋了兩三天，只找到了一件漬着血跡的破小衫。

仇恨和苦痛埋在心底。吳松明老人的髮上開始出現了霜一般的顏色。從這時候起，他變得沉默寡言了。平時，人們總看見他橫坐在門坎上抽悶烟，一袋又一袋。吃飯的時候，仍然擺上那張小方桌，三條小凳，三份碗筷，有時也還添上兩個小酒杯。但隨後，他學會了押寶，打牙牌，擲骰子，叉麻將……總之，賭博場裏的本事，他無一不會。時常，他提着一隻野兔，或一串青蛙，走近崗樓。這時候，崗樓裏的日本兵大多換成了漢奸隊，他們一天三個飽，晚上一個倒。無聊苦悶，好酒貪杯，嗜賭成性。一看見吳松明帶來了野味，他們喊嚷了一陣，早把賭具酒杯擺好了。吳松明這時候席上穩座，完全像久闖江湖的樣子。他唱着“押四押五板凳配，鴨子鳧水鵝一對”，邊打邊喝，像是完全沉醉在賭場裏。其實，他哪有什麼心思玩弄這些爛骨牌哩？只不過是為了了解敵人，就必須鑽到敵人肚裏和他們交朋友。就在他唱着“天

牌人牌不算强，么二三四見閻王”時，他早把作为情報用的材料記在心上了。当天当夜，这崗樓上的一切新的情况，都会掌握在游擊隊手裏。

时机到了，用不着拿出笑臉和敌人泡蘑菇了。游擊隊决定智取这座崗樓的時候，那是一个春天的清早，漢奸隊正在崗樓下出早操，机關槍响起來，敌人奔向崗樓的時候，吊桥豎起，樓門緊緊關閉了。漢奸隊長大叫開門，樓梢上吳松明回答說：“傻小子，大天白日還做什麼夢哩！”

砲樓燒掉了，敌人消滅了。可是却偏偏跑掉了漢奸張二虎兄弟。他們是這一帶的地頭蛇，跑了他們，等於跑了一隻惡狼，哎，這叫人多麼不放心呵……

苑春田講到這裏，用了見證人的身份說：“我搬到這村來的時候，我到過他的家，他向我講過他的小朵兒，也講過張二虎兄弟。他炕頭上放着鐮刀，門後頭放着梭鏢，他時時提防着什麼……他請我喝酒，和我稱兄道弟，真是一個熱心腸的老年人。只是他有時愛孤單一個人想些什麼，這時誰也不能惹犯他。土地改革時候，貧農團的小伙子們選他當村俱樂部的主任，從那以後，他那愛孤獨的脾氣才慢慢地改變了。可是知道他的人說他並沒有變，只是從前他那好說好笑的老脾性又活回來了……”

苑春田繼續講着，講到了土地改革以後的吳松明：

土地改革以後，村裏有了互助合作組織，吳松明他

那空蕩蕩的庭院，一天比一天熱鬧起來了。社員們在他的隔壁小屋裏籌辦了豆腐坊。他自己修整了院子，重新清理了一口石砌井。牆外邊的空場上，一片車站遊廊似的房子蓋起來，那是社裏的飼養場，騾馬嘶叫，半夜三更還聽見有人唱山歌哩！

夏天，已不是過去那樣的夏天，他的小庭院，滿院青綠，玉菱子高過房簷，牛角大小的果實上，飄着彩色的長鬚。牆上，房上，樹上，棚架上……到處掛着絲瓜、倭瓜和葫蘆。豆角也任意在小窗上開花。從前呀，這些瓜果豆角，就在剛一謝花的時候，早被孩子們偷偷扭去啦。現在，那些孩子們，按年歲正該是爬牆上屋偷瓜摘杏的時候，但他們從小學校裏走出來，變得規矩了。他們不僅知道要保護副業生產，而且還不知什麼時候把吳松明那個“老油松”外號忘掉，甜蜜蜜地叫起吳大伯來了。而且這稱呼一直擴大到剛會學話的小弟弟，也跟着嘖嘖哇哇地叫起來。這個吳大伯呢，也不知是什麼時候，變得更加爽朗更加有趣了，嗓門更高了，話更多了，絡腮鬍子也似乎長得更加巍勢了。

孩子們都喜欢吳大伯，特別是那些頑皮淘氣的孩子們。他們大都像個小哈巴狗，睜着一對机灵的小眼睛，專門等着听候老人的命令。這種權威和敬愛關係的造成，大都是因為那些小淘氣們，為排練攻堡壘之類的遊戲，由於軍事上的勇猛動作，打翻了母親洗衣服的大盆；或

者，無緣無故，袖口上像是長出了一把鐵錐般的鉤子，突然間從桌上鉤翻了一把大沙壺，栽下來摔碎了。他們惹下大禍，被母親用洗衣棒大掃帚追了出來。天黑了，肚子咕咕叫餓，仍然不敢回家。就在這時，吳大伯是他們最及時最知痛知熱的患難朋友。他們躲在吳大伯的炕上，洗掉了臉上的眼淚。吳大伯擺好了飯桌和碗筷，就說：“好啦！好啦！就坐下吃吧，你听我講過小朵兒，那座位就是小朵兒從前坐的呀！他和你一樣，也是個精靈乖巧的孩子哩！”小淘氣吃完了飯，還听了一段牛郎織女的故事。把惹下的禍事完全忘掉，那打掉的大盆或沙壺，也就像根本沒有誰動過它們一樣。他們歡笑、拍手，在炕上折跟斗……就在這時，母親的怒火已熄，心痛孩子在大掃帚追趕下逃得狼狽，就連忙挑起燈籠四處喊叫孩子回家。但喊來喊去，差不多造成了一場虛驚的時候，淘氣孩子早在吳大伯那軟鬆鬆的草枕上，甜蜜蜜地入夢了。……

“就是這樣一個老头子，孩子們天天跟他鬧蜜蜂朝王，吹笛打鼓的人也沒他那麼快活呵！人們說這年頭，老年人也會變成青年人。假嗎？不假。別人我不大知道，吳松明這人我可是親眼看見的呵！”苑春田感慨起來，望了望被月色籠罩着的山野。他又一次站起來，向小河那邊一點移動的火光眺望，還側着耳朵傾听什麼。

月光像乳白的紗幕，籠罩着遠近的山崗和叢林。螢

火虫迎面飛舞，四处一片虫声，多美麗的秋夜呵。在這面一般的境界裏，等候迎接吳大伯的孩子們，嚷着叫着，又開始了一種什麼戰鬥性的遊戲。

這時候，远远的小河那邊，在座落着窩棚的山坡那邊，有吆喝聲，有藤鞭子的清脆響聲，有忽閃着的火繩的光亮……苑春田正想回身說些什麼，一種震動山野的聲音傳過來：

“搭幫手的快來麼，趕洋豬的回來囉！”

這是吳松明的喊聲。孩子們靜聽了一下，紛亂了，歡呼着跳躍着潮水般的湧上去。他們有的竟跑掉了一隻鞋子，赤着腳跑上去嚷：“吳大伯回來了！吳大伯趕洋豬回來了！”

二

哄動全社全村的大事：吳松明老人趕回洋豬來了。

第二天一早，人們像趕廟會一樣，紛紛趕來看稀罕。看哪！多出奇的洋豬，豬竟是白的，一身雪白，白裏還透露着粉紅，簡直是嬌嫩的桃花豬。牠的耳朵那麼小，比藤子葉還小哩。聽說這種豬一年能長肉一百八十斤，最大能長到八百斤掛零，這可是一隻肉妖怪啦。看呀，這些洋豬多闊氣，腳上還穿着包布套鞋哩！……

喧鬧聲裏，吳松明老人盤坐在他的磚砌小炕上。這



“搭帮手的快來么，赶洋猪的回来囉！”

沃渣作

一趟公事，可真使他大大上了火。老人治療上火的方法，總是隨手在池边上摘上兩片薄荷葉，用手拍了拍，就貼在太陽穴上。現在，除了他那黑森森的絡腮鬚，和一小片醬紅色的臉膛留在外頭，臉上貼滿了薄荷葉。這似乎還不夠，他隨手燃起的烟草裏，又硬塞上大大小小的薄荷葉片。這麼一來，屋子裏到處是涼絲絲的薄荷味，這氣味賽得過皂角粉末味，誰進來也得連續打上兩個噴嚏。就這樣，老人噴着烟，咂着嘴，還說：“哎，快給我沏壺石竹子花茶吧，這薄荷葉是敗火的，可是火大了就不大頂事！”

全體社務幹部都到了，大家誇獎他，慰問他，聽他說起這次執行任務的經過。於是，他從一進省城看見的各種紅綠電燈說起，一直說到省畜牧場那位老趙的熱情招待。而且還確切記住那老趙這樣說過：“老吳呵，可不是我誇獎你們呵！你們的農林牧合作社可真是扎了三錐子的快馬，快得真是一溜青烟呵！要不是因為這個，別說這次推廣洋豬，就是上次的小洋雞也攤不到你們的份呵。”等等如此這般。但這些似乎都是扯閑篇，現在，說起洋豬為什麼要穿包布鞋，用什麼方法給洋豬穿包布鞋，那緊張的談吐情勢可就大大不同了。

“嗨嗨，大夥評評道理吧，洋豬也是豬呵。豬是餵在豬圈裏長肉的，可不是一匹走馬呵！從省城到家多遠，說是一百六十里，老天，那曲溜拐彎過山繞水的路，二